

# 蒙古语名词性短语的类指和通指表达

## ——兼论连类复数结构的类指和通指表达<sup>\*</sup>

赫如意

[摘要] 本文考察了蒙古语名词性短语的类指和通指表达，同时对蒙古语连类复数结构表达类指和通指的相关现象进行了讨论，认为：第一，蒙古语可以通过光杆可数名词不定数形式和光杆不可数名词来表示类指，而光杆可数名词的复数形式不具备这种功能；第二，蒙古语的光杆名词和“一+名词”结构可以表示狭义通指，光杆名词表示通指时，与其相匹配的谓语类型必须是属性谓语；第三，蒙古语的“主体名词+以辅音 m 开头的辅助词”以及方言中的一些固定表达式可以作为连类复数结构表达类指和通指。

[关键词] 蒙古语 名词性短语 类指 通指 连类复数

### 一 引言

“类”是人类对客观事物形成的一种概念。不同的群体对“类”的认识不同，因此在不同的语言中，表达“类”的语法形式（即“类指”表达）也不相同。类指表达常见的语境是“类指句”，属于通指句的一种。根据 Krifka et al. (1995) 的划分，“通指句 (generic sentences)”包括类指句 (kind generics) 和特征概括句 (characterizing statements) 两类，只有出现在类指句的名词短语<sup>①</sup>才是类指短语，出现在特征句的名词短语仍属于受通指算子约束的无定短语。目前，国内对“类指”的界定和使用并不是很统一，且和“通指”的概念经常有交叉（具体参见李旭平 2018；方梅 2002；刘丹青 2002）。李旭平 (2018) 区分了狭义和广义的“通指性名词短语 (generic NP)”: 在狭义上，“通指性名词短语”仅指特征概括句的主语，如“青蛙有四条腿”；广义上的“通指性名词短语”也包括类指主语，如“恐龙灭绝了”。本文的研究涉及类指句和特征概括句，分别用“类指”和“通指”表示其名词的指称。

近年来，学者们对一些语言的通指性名词短语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并发现不同的

\* 本文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形式语义学的汉语研究与形式语义学理论创新 (22 & ZD295)”、浙江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语言多样性”青年团队建设项目资助。本文初稿曾在“北京市语言学会第 14 届学术年会暨 2020 年学术前沿论坛”(北京 2020.11.21) 上宣读。在写作过程中得到李旭平、张铁山、刘鸿勇诸师的悉心指导，匿名评审专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在此一并致谢。文中若有错漏，概由笔者负责。

① 本文所说的“名词短语 (noun phrase)”指的是由名词作为中心语所形成的短语 NP；“名词性短语 (nominal phrase)”指的是在句法结构中可以充当论元的语类，包括光杆名词 (bare noun)、数量短语 (NumP)、限定词短语 (DP) 等各类名词性结构。

语言表达通指和类指所采用的语法形式存在跨语言差异。根据已知材料，没有哪个语言有专门的通指或类指标记。英语是冠词型语言，除了名词的光杆形式（可数名词的复数形式和不可数名词），还可以用定冠词表示类指（Carlson 1977; Krifka et al. 1995; Chierchia 1998）。汉语的类指成分主要以名词的光杆形式出现（刘丹青 2002; 高顺全 2004; 牛保义 2012; 李劲荣 2013; 李旭平 2013; 白鸽 2014, 2018）。景颇语、拉祜语等分析性强的语言以四音格词作为表示类指的手段（戴庆夏 1999; 张琪、刘劲荣 2017）。达斡尔语作为形态发达的阿尔泰语系语言之一，主要以 ma 开头的辅助词形式表示类指（丁石庆 1991）。

本文考察蒙古语<sup>①</sup>名词性短语的类指和通指表达，同时讨论蒙古语连类复数结构表达类指和通指的相关现象，以期为其他语言的相关研究提供蒙古语案例。

## 二 类指义名词性短语的语法形式和特点

从跨语言的角度来看，由于没有专门表达类指的标记，类指通常和定指、不定指共享同一种表达式。因此，名词的类指义往往需要根据上下文的语境才能确认。在讨论蒙古语名词性短语的类指表达之前，需要对蒙古语名词性短语的基本类型特征作扼要介绍。

### （一）名词性短语的类型特征

蒙古语的名词性短语有 4 个突出的类型特征：没有定冠词；光杆名词可以独立作论元；有发达的复数标记，名词区分不定数和复数；没有个体量词，数词可以直接和名词组合。

第一，蒙古语没有专门的定冠词，但有一个“不定冠词”。具体来看，蒙古语的光杆名词和“指示词 + 名词”结构可以充当定指名词性短语，标记定指性。例如：

- (1) a. bayši dasyal jasa-ju bai-na. (定指)

老师 作业 批改-CVB<sup>②</sup> AUX-NONPST.IND

老师正在批改作业。

- b. tere keoked uqila-ju bai-na. (定指)

那 孩子 哭-CVB AUX-NONPST.IND

那个孩子正在哭。

蒙古语的数词 nige “一”弱读时可以用作不定冠词，如例 (2) 所示。与此相反，nige 重读时作数词“一”使用。例如：

- (2) batu bol (nigen) egel jir-ün malčin kümün mün. (不定指)

巴图 是 一 普通 平凡-GEN 牧民 人 肯定语气词

巴图是（一名）普通的牧民。

<sup>①</sup> 本文语料以中国境内标准蒙古语为主，笔者为蒙古语母语人，文中语料来自笔者自省和田野调查，母语自省语料皆经其他母语人核实。

<sup>②</sup> 语法标注缩写形式为：ABL (ablative case 从比格); ACC (accusative case 宾格); AUX (auxiliary verb 助动词); CAUS (causative 致使); COM (comitative case 和同格); CVB (converb 副动词); DAT (dative case 与格); GEN (genitive case 属格); HAB (habitual 经常体); IMP (imperative 祈使); IMPFV (imperfect 未完成体); IND (indicative form 陈述式); INS (instrumental case 工具格); NEG (negative 否定); NOM (nominative case 主格); NONPST (non-past tense 非过去时); PASS (passive 被动); PFV (perfect 完成体); PL (plural 复数); POSS (possessive 领属); PST (past tense 过去时); Q (question particle 疑问词); REFL (reflexive 反身); SG (singular 单数); TOP (topic marker 话题标记); VN (verbal noun 动名词)。

第二，蒙古语的光杆名词在句子中可以独立作论元，无论在主语还是宾语位置上，都可以表示定指和不定指。例如：

- (3) a. noqai yasu kemeli-jü bai-na. (定指)

狗 骨头 品-CVB AUX-NONPST.IND

狗正在啃骨头。

- b. yadana noqai quča-ju bai-na. (不定指)

外面 狗 叫-CVB AUX-NONPST.IND

外面有狗正在叫。

第三，蒙古语有发达的复数标记(-nuγud/-nūgūd/-ud/-ūd、-nar/-ner、-čud/-čūd、-d、-s)，在形式上存在不定数和复数的对立。例(4a)的名词 sedüb “题”的后面缀接复数标记-ūd，表达复数意义；例(4b)的 širege sandali “桌子、椅子”则是以零形式出现，表示不定数。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不可数名词后面也可以缀接复数标记，如例(5)的 usu “水”后面缀接复数标记-nuγud 表示“一桶以上的水”，但这种用法多出现在一些特定方言的口语中。

- (4) a. tuyaya edegei sedüb-ūd-i arban minüte-dü bodu-ju γarya-ba. (复数)

图雅 这些 题-PL-ACC 十 分钟-LOC 算-CVB 出-PST.IND

图雅在十分钟之内算出了这些题。

- b. ene örүge-yin širege sandali-yi qamiya abači-γsan bui? (不定数)

这 房子-GEN 桌子 椅子-ACC 哪里 拿去-VN.PST Q

这个房子里的桌椅拿到哪里去了？

- (5) ene örүge-yin usu-nuγud-i tere ger-tü abači-ju tal-bi.

这 房间-GEN 水-PL-ACC 那 房间-LOC 拿去-CVB 放-2IMP

把这个房间里的水(们)放到那个房间里。

第四，蒙古语没有个体量词，数词可以直接和名词组合，但数词和复数标记不能共现，如例(6a) (6b)。

- (6) a. γurban suruyči b. \*γurban suruyči-d

三 学生

三 学生-PL

三个学生

三个学生们

## (二) 名词性短语的类指特点

根据 Krifka et al. (1995) 的定义，类指句是指对某类物体的类属特征作出描述的句子。它的谓语只能表示某类物体或物种的特征，而不表示某个特定个体的特征<sup>①</sup>。类指句的主语只能解读为类指 (kind referring)。蒙古语中表达类指义最常见的语法形式是光杆名词。

### 1. 主语位置的光杆名词

光杆名词 (bare noun) 是指不加数词、量词、限定词等成分的最简单的名词性短语的形式。世界上的很多语言均使用光杆名词表达类指的语义。根据 Chierchia (1998) 对光杆名词类指功能的跨语言考察，不同语言用光杆名词表达类指时，在名词可数性方面的限制程度不同。在汉语中，所有普通名词的光杆形式，无论是否可数，都能独立充当论元表示类指；在

<sup>①</sup> 本文在此引用李旭平 (2018) 对 Krifka et al. (1995) 提出的类指句定义的翻译：Kind generics involve reference to an entity that is related to specimens (Krifka et al. 1995: 3)。

英语、德语等印欧语系日耳曼语族语言中，只有光杆可数名词的复数形式和光杆不可数名词可以表示类指，而光杆可数名词的单数形式则不能；而在意大利语、法语等印欧语系拉丁语族语言中，无论核心名词可数与否，任何形式的光杆名词都没有类指的功能。

蒙古语的名词在形式上有“不定数”和“复数”的对立。所谓的不定数形式指的是不加复数标记的光杆形式，即说话者无意强调被指称对象的具体数量时的名词形式。蒙古语光杆可数名词的不定数形式和光杆不可数名词可以在句子中独立充当论元，表示类指，如例(7a) (7c)；与此相反，光杆可数名词的复数形式则没有表达类指的功能，如例(7b)。

- (7) a. moyai bol ayultai amitan mün. (光杆可数名词的不定数形式)  
 蛇 是 危险的 动物 肯定语气词  
 蛇是危险的动物。
- b. \*moyai-nuyud bol ayultai amitan mün. (光杆可数名词的复数形式)  
 蛇-PL 是 危险的 动物 肯定语气词  
 蛇们是危险的动物。
- c. usu bol kümün törülkiten-ü amidural-du duta-γda-ju (光杆不可数名词)  
 水 是 人 类-GEN 生活-DAT 缺少-PASS-CVB  
 bol-qu ügei jüil mün.  
 AUX-NONPST NEG 东西 肯定语气词  
 水是人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

在例(7a) (7c)中，类指句的主语 moyai “蛇”、usu “水”可以表达类指的含义，指称的是某一类物体或物种，而不是单独的个体，整个类指句是对 moyai “蛇” 和 usu “水”的类属特征作出的描述；而(7b)，光杆可数名词的复数形式 moyai-nuyud “蛇-复数标记”不能出现在类指句中。这表明，蒙古语只有光杆不可数名词和光杆可数名词的不定数形式才能作为类指名词 (kind term) 使用。这是因为光杆名词的类指功能与数标记存在一定的关联。白鸽 (2018) 提出，复数标记的能产性和句法使用强制性越高，光杆名词的复数形式向类指领域扩展的能力越强，同时光杆可数名词越容易丢失“泛数”(即“不定数”)性质而被迫带上“单数”意义，从而导致光杆可数名词的类指能力相对越差。这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蒙古语的不定数形式是表达类指义最自然的语法形式。由于蒙古语复数标记的句法强制度不高，光杆名词的复数形式向类指领域扩展的能力较弱，因此，光杆名词不定数形式的类指能力反而更强。

如上文所述，英语的不可数名词和光杆可数名词的复数形式可以在句子中独立充当论元，表示类指。此外，英语的名词单数定指形式 (the+NP) 也可以表示类指义。例如：

(8) 恐龙灭绝了。

- a. Dinosaurs are extinct.
- b. The dinosaur is extinct.

与英语不同，蒙古语没有定冠词，指示词常用作定指标记，但是光杆可数名词的复数形式和受指示词修饰的名词(名词的定指形式)均不能表示类指义。例如：

- (9) a. aburyu gürbel usad-ba. 恐龙灭绝了。  
 恐 龙 灭绝-PST.IND
- b. \*aburyu gürbel nügüd usad-ba. 恐龙(们)灭绝了。  
 恐 龙 PL 灭绝-PST.IND

- c. \*tere aburyu gürbel usad-ba. (那个) 恐龙灭绝了。  
 那 恐 龙 灭绝-PST.IND

例(9a)中,光杆可数名词的不定数形式aburyu gürbel“恐龙”表示类指,指称“恐龙”这类动物,但光杆可数名词的复数形式不能表示类指义,如例(9b);当该词受指示词tere“那”修饰时,同样不能充当类指名词,其语义指称由类指转为定指,指称具体的个体,此时,该名词与“灭绝”等表示某类物体或物种的相应谓语不能进行匹配,从而导致句子不合乎语法,如例(9c)。

## 2. 宾语位置的类指名词和宾格标记的隐现

蒙古语是形态丰富的语言,名词性成分在句子中充当论元时需要附加各类格标记,其中,宾格标记-yi/-i<sup>①</sup>是连接直接宾语和及物动词的主要形式,如batu-yi čokiqu“打巴图”。但蒙古语的宾格标记并非强制使用,当宾语由类指名词充当时,宾格标记省略,如qoni qariyulqu“放羊”。宾格标记的使用与否也是影响光杆名词语义指称的一项重要因素。试比较:

- (10) a. bi mori unu-ba. 我骑马了。  
 1SG.NOM 马 骑-PST.IND  
 b. ?bi mori-yi unu-ba. 我骑马了。  
 1SG.NOM 马-ACC 骑-PST.IND  
 c. bi ene mori-yi unu-ba. 我骑了这匹马。  
 1SG.NOM 这 马-ACC 骑-PST.IND

例(10a)的宾语由光杆名词mori“马”充当,表达的意思是“我骑了‘马’这类动物”,mori“马”在这里表示类指,此时没有使用宾格标记。如果在宾语后附加宾格标记-yi,其接受度则大大降低,如例(10b)。与之相反,当宾语由ene mori“这匹马”等定指名词充当时,宾格标记就需要强制出现,如例(10c)。

李旭平(2018)指出,汉语的“读书”“吃饭”“抽烟”这类结构类似于“宾语融合结构(object incorporation)”,其中的光杆名词应解读为类指,而不能解读为表示具体个体的定指或不定指。我们认为,蒙古语的mori unuba“骑马”类似于汉语,也基本形成了宾语融合结构。其中,光杆名词mori“马”只能表示类指,而不具体指称某一匹马。由此可见,当类指名词充当宾语时,需要强制省略宾格标记,而当单指名词充当宾语时,宾格标记则不允许被省略,宾格标记的省略与否和名词的语义指涉有紧密的联系。

从句法功能来看,蒙古语光杆可数名词的不定数形式和不可数名词在句子中可以充当主语、宾语等句法成分。例如:

- (11) noqai bol kököten amitan mün. (主语)  
 狗 是 哺乳 动物 肯定语气词  
 狗是哺乳动物。
- (12) bi mori unu-qu duratai. (宾语)  
 1SG.NOM 马 骑-VN.NONPST 喜欢  
 我喜欢骑马。

<sup>①</sup> -yi/-i是蒙古语宾格标记的两种形式,-yi附加在以元音结尾的名词之后,-i附加在以辅音结尾的名词之后。

综上所述，蒙古语光杆可数名词的不定数形式和不可数名词可以作为类指名词出现在类指句中，而光杆可数名词的复数形式则不能充当类指名词。光杆名词在句子中作类指成分时，不能受数词和指示词的修饰，否则会改变其语义指涉。与此同时，具有类指义的光杆名词在句子中充当宾语时，需要强制省略宾格标记。这验证了刘丹青（2002）提出的“光杆名词短语类指普遍性假说”，即在一切名词性单位中，其不带指称标记的 NP 都具有类指的指称义。光杆 NP 假如表达类指以外的指称义，则理解为其他指称标记的省略或零形式标记。

### 三 通指义名词性短语的语法形式和特点

与类指句不同，特征句表示的是对某个个体集合或情景集合的某种特征的总结和概括<sup>①</sup>。特征句的主语往往具有（狭义）通指的语义指涉，不指向任何具体个体。蒙古语的光杆名词和“一+名词”结构均可以表示通指义。

#### （一）光杆名词

如前文所述，光杆名词在类指句中可以作为类指名词出现。除此之外，它也可以在特征句中作为通指名词出现，表示对某个个体集合的某种特征的概括和总结。例如：

- (13) noqai bol kümün törülkiten-ü šiduryu naija mün.  
狗 是 人 类-GEN 忠实的 朋友 肯定语气词  
狗是人类忠实的朋友。

- (14) muur quluyana ide-deg. 猫吃老鼠。  
猫 老鼠 吃-HAB

光杆名词表示通指的指称时，在句法上往往会受到谓语类型的制约。Carlson (1977) 根据谓语的时间属性，将其分为“阶段谓词 (stage-level predicate)”和“个体谓词 (individual-level predicate)”两大类，刘丹青（2002）将二者分别译为“事件谓语”和“属性谓语”。刘丹青（2018）指出事件谓语一般由行为动词充当，而属性谓语一般由形容词或名词充当，也可以由带有非现实情态或惯常体等非现实性标记的动词短语充当。

谓语的类型与其相关名词的指称义具有紧密的联系。刘丹青（2002）提出属性谓语一般表示状态，其光杆名词主语常常是“类指”的（即狭义的“通指”），如“青蛙有四条腿”。事件谓语一般表示具体的事件，其光杆名词主语通常是单指的，如“青蛙正在叫”。

对于蒙古语来说，谓语类型也是制约名词指称义的一个重要参数。具体而言，与蒙古语（狭义上的）通指名词相匹配的谓语类型往往是属性谓语，如例 (15)，与单指名词相匹配的则是事件谓语，如例 (16)。

- (15) üker qoyer eber tei. 牛有两只角。  
牛 两 角 有
- (16) üker ebesü ide-jü bai-na. 牛正在吃草。  
牛 草 吃-CVB AUX-NONPST.IND

<sup>①</sup> 在此引用李旭平（2018）对 Krifka et al. (1995) 提出的特征句定义的翻译：Characterizing statements express generalizations about sets of entities or situations (Krifka et al. 1995: 44)。

从动词的时体标记来看，蒙古语的属性谓语一般由带惯常体标记-day / -deg<sup>①</sup>的动词短语充当，而事件谓语一般由带进行体标记 -ju(ü) baina/-ču(ü) baina 的动词短语充当。例如：

(17) jiyasu usun-du amidura-day. 鱼在水里生活。

鱼 水-DAT 生活-HAB

(18) noqai quča-ju bai-na. 狗正在叫。

狗 叫-CVB AUX-NONPST.IND

例（17）的谓语动词由动词词干 amidura-“生活”和惯常体标记-day 构成，是蒙古语典型的属性谓语，与之相对应的主语名词表示通指，而不是指称具体的某条“鱼”。与之相反，例（18）的谓语是事件谓语，由动词词干 quča-“叫/吠”和进行体标记 -ju baina 构成，描述“有一条狗正在叫”这一真实发生的特定事件，其对应的主语名词表示单指，指称的是具体的一条狗，而不是“狗”的集合。

## （二）“一+名词”结构

如同汉语中的“一+量+名”结构表示通指，蒙古语的“一+名词”结构有时也可以表示通指<sup>②</sup>。这时的句子通常带有主观态度义，用于说话人表达自己观点或见解的情况。例如：

(19) nige eregtei kümün bai-yad yayun-du eimü olan

一 男 人 AUX-CVB 什么-DAT 这么 多

kümün-ü emüne uqila-ju bai-qu bui?

人-GEN 前面 哭-CVB AUX-VN.NONPST Q

一个男人为什么在这么多人面前哭呢？

(20) nige ündüsüten-dü ab-ču kele-bel üge kele üsüg

一 民族-DAT AUX-CVB 说-CVB 语 言 文

bičig yayun-ača ču čiqla bai-day.

字 什么-ABL 语气词 重要 AUX-HAB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语言文字比什么都重要。

例（19）（20）的 nige eregtei kümün “一个男人”，nige ündüsüten “一个民族”不指称具体事件中的个体，而是指称所有的“男人”“民族”，表达的是一种狭义上的通指概念，体现了说话者对“男人”“民族”这类概念的主观判断和情感态度。但是，蒙古语并非所有的“一+名词”结构都表示通指。与前两例不同，例（21）是对具体事件的描述，说话人没有任何主观的情感态度，因此，nige suruyči “一个学生”指称个体，即“刚刚在找你的那个学生”，而非“学生”这一整体概念。

(21) nige suruyči sayi čima-yi eri-jü bai-ba. 有一个学生刚刚在找你。

一 学生 刚刚 2SG-ACC 找-CVB AUX-PST.IND

从句法功能来看，表示通指义的光杆名词和“一+名词”结构在句子中可以充当主语、宾语和定语等句法成分。例如：

(22) a. melekei dürben kül tei. (主语)

青蛙 四 腿 有

<sup>①</sup> -day/-deg 在蒙古语中是形动词词缀，可以独立充当句子的谓语，通常表示动作的经常性或习惯性。

<sup>②</sup> 蒙古语是量词不发达型语言，只有少量度量衡量词，因此数量短语通常用“数词+名词”形式表达。

青蛙有四条腿。

- b. nige    kümün    jabal    über-ün    egürgele-besü    yosutai  
 一      人      必须     自己-GEN    承担-CVB      应该  
 egürge    ben      güičedge-kü    keregtei. (主语)  
 责任      REFL.POSS    完成-VN.NONPST    需要

一个人必须完成自己该承担的责任。

- (23) a. bide    jabal    aliba    arya-yi    sübegčile-n    malur    ödege-yi  
 1PL.NOM    必须    一切    办法-ACC    探索-CVB    熊    猫-ACC  
 qamayala-qu    keregtei. (宾语)  
 保护-VN.NONPST    需要

我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保护熊猫。

- b. nayadum-du    šinu-qu    ni    nige    kümün-i    doruita-yul(u)-na. (宾语)  
 游戏-LOC    沉迷-VN.NONPST    TOP    一    人-ACC    堕落-CAUS-NONPST.IND  
 沉迷于游戏会让一个人堕落。

- (24) a. ger-ün    qoyula    suryayuli-yin    qoyula-ača    amtatai. (定语)  
 家-GEN    饭    学校-GEN    饭-ABL    好吃  
 家里的饭比学校的饭好吃。

- b. nige    ündüsüden-ü    suryan    kümüjil    yayun-ača    ču    čiqula. (定语)  
 一    民族-GEN    教    育    什么-ABL    强调语气词    重要  
 一个民族的教育比什么都重要。

由此可见，蒙古语的光杆名词和“一+名词”结构均可以表示通指的语义。光杆名词表示通指时，往往会受到谓语类型的制约，即需要属性谓语充当整个句子的谓语成分。

#### 四 连类复数表达类指和通指的现象

上文讨论了光杆名词和“一+名词”结构表达类指和通指的相关现象。此外，我们还发现蒙古语的连类复数结构也可以表示类指和通指的语义。

“真性复数”和“连类复数”是语言中常见的两种复数类型。吕叔湘（1985:70）指出，汉语的“们”有真性复数和连类复数两种意义，如“老师们”表示的是“老师<sub>1</sub>+老师<sub>2</sub>+老师<sub>3</sub>……”的意义（真性复数），“小王们”表示的是“小王+别人”的意义（连类复数）。

Daniel & Moravcsik (2013) 指出，连类复数结构 (associative plural construction) 由“名词 X”和其他一些词缀、语缀或词等成分构成，其语义是“X 及其相关的人或事物”。加合复数 (additive plurals) 是与连类复数 (associative plurals) 相对的概念，等同于吕叔湘 (1985) 所说的“真性复数”。英语的复数标记-s 就是典型的加合复数，boys 指称的是一个集合，其中每一个成员都是 boy，与此相反，日语中的 Tanaka-tachi 则是典型的连类复数，它指称的不是多个叫 Tanaka 的人，而是指称一群人，其中只有一个人的名字叫 Tanaka，即：

- (25) a. boys: boy<sub>1</sub>+boy<sub>2</sub>+boy<sub>3</sub>+.....    (真性复数)  
 b. Tanaka-tachi: Tanaka +X+Y+.....    (连类复数)

跨语言研究表明，很多语言的真性复数和连类复数共用同一种标记，如汉语的“们”。蒙

古语的真性复数和连类复数则使用两套不同的系统。真性复数有专门的形态词缀 *-nuyud* / *-nüğüd* / *-ud* / *-üd*、*-nar* / *-ner*、*-cud* / *-čüd*、*-d*、*-s*，而连类复数采用的是 Moravcsik (2003) 所说的“回声结构 (echo construction)”以及其他的一些复杂形式。

如前文所述，蒙古语的真性复数标记无法表达类指义，如 \**moyai-nuyud* *bol ayultai amitan mün* “蛇们是危险的动物”。与此相反，蒙古语的“主体名词 + 以辅音 *m* 开头的辅助词”以及方言中的一些特定表达式可以作为连类复数结构来表达类指和通指的语义。

### (一) 主体名词 + 以辅音 *m* 开头的辅助词

#### 1. 语法形式

蒙古语最典型的连类复数结构是在主体名词后面加以辅音 *m* 开头的主体词的重复形式。清格尔泰 (1991:148) 称之为“辅助词”，本文也采用这一术语。辅助词的生成模式有两种：第一，如果主体名词是以辅音开头的词，相应的辅助词就把原有主体名词的词首辅音变成 *m*，从而形成新词；第二，如果主体名词是以元音开头的词，相应的辅助词就在原有主体名词的词首位置加辅音 *m*，形成新词。这类结构表达的意义是“主体名词及其相关的人或事物”。例如：

#### (26) 以辅音开头的词：

<i>čai mai</i>	茶及其相关物品	<i>γutul mutul</i>	靴子及其相关物品
<i>nom mom</i>	书及其相关物品	<i>qubčasu mubčasu</i>	衣服及其相关物品

#### (27) 以元音开头的词：

<i>ažil majil</i>	工作及其相关事务	<i>usu musu</i>	水及其相关事物
<i>ayaşa mayaya</i>	碗及其相关事物	<i>onisu monisu</i>	钥匙及其相关事物

在这类结构中，以 *m* 辅音开头的辅助词往往没有实际的词汇意义，它仅仅是主体词的变体形式，辅助主体名词共同表达“X 及其相关的人或事物”的含义。该结构通常使用于蒙古语口语或非正式语体中，能产性非常高，几乎所有的名词（专有名词、普通名词、唯一性名词）都能采用这种形式表达连类复数意义。需要说明的是，人称代词在这类结构中无法得到连类复数义的解读。

- (28) a. 专有名词：*batu matu* 巴图及其相关的人
- b. 普通名词：*egüde megüde* 门及其相关事物
- c. 唯一性名词：*nara mara* 太阳及其相关事物
- d. \*人称代词：*tedenüs medenüs* 他们及其相关的人

#### 2. 表达类指和通指义

“主体名词 + *m* 开头的辅助词”形式可以在句子中表示类指和（狭义）通指。例 (29) 的 *aburyu gürbel mürbel* “恐龙 + 辅助词”表达连类复数概念，指称恐龙及其相关物种的集合，具有类指解读，不指称具体的个体。例 (30) 的 *noyuya mayuya* “菜 + 辅助词”也表达连类复数概念，指称菜及其相关种类的集合，具有（狭义）通指解读，同样不指称具体的个体。

- (29) *aburyu gürbel mürbel ali erte-dü usad-čiqa-ba.* (类指)  
恐 龙 辅助词 很 早-LOC 灭绝-PFV-PST.IND

恐龙（什么的）很早就灭绝了。

- (30) *miqa noyuya moyuya-ača ünetei.* (通指)  
肉 菜 辅助词-ABL 贵

肉比菜（什么的）贵。

“主体名词 +m 开头的辅助词”不能受数词和指示词的修饰，否则会不合乎语法。例如：



(\*gurban) onisu monisu (\*tere) onisu monisu  
三 钥匙 辅助词 那 钥匙 辅助词

## (二) 方言中的固定表达式

在蒙古语一些方言中，有一部分固定表达式也属于连类复数结构，可以在句子中表达类指和通指的语义。

### 1. 主体名词 +yeed

在蒙古语科尔沁方言中，“主体词+yeed”是一种连类复数结构，yeed 没有实际的词汇意义，是附加于主体名词的一种语音形式，在句子中与其前面的主体名词共同表示类指和通指的语义。例（32）的 *mori yeed* 既可以单独指称“马类”，也可以指称“马和其他可以骑的动物”共同组成的类，均没有个体解读。例（33）的 *quluyana yeed* 具有通指的解读，表示“老鼠和其他动物”，不指称具体的个体。

- (32) mori yeed unu-qu sanaya tai bol nada-du kele-jü bol(u)-na.  
马 辅助词 骑-VN.NONPST 想法 有 COND 1SG-DAT 说-CVB 可以-NONPST.IND

如果想骑马（和其他动物）的话可以跟我说。

- (33) muur quluyana yeed bari-ju beye-ben tejige-ne.  
猫 老鼠 辅助词 抓-CVB 自己-REFL 养-NONPST.IND

猫抓老鼠（和其他动物）来养活自己。

## 2. 主体名词 + *yayu-ban*

在蒙古语察哈尔等方言中，连类复数结构“主体名词 + *yayu*-ban”表示“X 及其相关的人或事物”。其中，*yayu* 是疑问代词“什么”，-ban 是反身领属词缀，表示事物属于主体名词。*yayu*-ban 与其前面的主体名词相结合，共同表示类指的语义，如例（34）的 *sanal yayu*-ban 表示“意见之类的”。

- (34) maryaši-yin qural degere tanus sanal yayu-ban debši-gül-jü bol(u)-na.  
 明天-GEN 会议 上 2PL 意见 什么-REFL 提-Caus-CVB 可以-NONPST.IND  
 你们可以在明天的会议上提意见(之类的)。

### 3. 主体名词+ene tere

在蒙古语巴尔虎—布里亚特等方言中，连类复数结构“主体词+ene tere”也可以表示类指。ene 和 tere 分别是指示代词“这”和“那”，二者与主体名词共同表示类指的语义，如例

- (35) 中 malayai ene tere 表示“帽子”这一类事物。

- (35) *yadana yar-qu-du-ban malayai ene tere-ben jegü-kü keregtei.*  
 外面 出去-VN.NONPST-LOC-REFL 帽子 这 那-REFL 戴-VN.NONPST 需要  
 去外面的时候需要戴帽子（之类的）。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蒙古语几个方言的固定表达式同样不能受数词和指示词的修饰，否则不合乎语法。例如：

(36) 不能受数词修饰

- a. \*yurban mori yeed  
三 马 辅助词
- b. \*yurban malayai ene tere  
三 帽子 这 那

(37) 不能受指示词修饰

- a. \*tere mori yeed  
那 马 辅助词
- b. \*tere malayai ene tere  
那 帽子 这 那

综上所述，不同于真性复数，蒙古语的“主体名词+以辅音 m 开头的辅助词”以及方言中的一些特定表达式可以作为连类复数结构表达类指和通指的语义。这一现象还存在于达斡尔语、维吾尔语等阿尔泰语系其他语言中。

## 五 结语

本文考察了蒙古语名词性短语的类指和通指表达，同时对蒙古语连类复数结构表达类指和通指的相关现象进行了讨论，主要观点总结如下。

第一，蒙古语可以通过光杆可数名词的不定数形式和光杆不可数名词表达类指的语义，而光杆可数名词的复数形式则不具备这种功能。我们认为，这是因为蒙古语（真性）复数标记的句法强制度不高，因此，光杆可数名词的复数形式向类指领域扩展的能力较弱，从而使得光杆可数名词的不定数形式成为了表示类指义最自然的语法形式。类指名词在句子中充当宾语时，相当于宾语融合结构，此时需要强制省略宾格标记。

第二，蒙古语的光杆名词和“一+名词”结构均可以表示通指的语义。光杆名词表示通指时，往往会受到谓语类型的制约，与其相匹配的谓语类型通常是带有惯常体标记 -day/-deg 的属性谓语，而非带有进行体标记 -ju(ü) baina/-ču(ü) baina 的事件谓语。“一+名词”结构表示通指时，句子通常带有主观态度义，用于说话人表达其观点或见解。

第三，不同于真性复数标记，蒙古语的“主体名词+以辅音 m 开头的辅助词”以及“主体名词+yayu-ban”“主体名词+ene tere”“主体名词+yeed”等方言中的一些固定表达式可以作为连类复数结构表达类指和通指的语义。这类用法通常用于口语和非正式语体中。“主体名词+以辅音 m 开头的辅助词”这类“回声结构”作为连类复数表示类指和通指的用法也是形态发达的阿尔泰语系语言共有的特征，同样的现象还见于达斡尔语、维吾尔语等语言。

## 参考文献

- [1] 白鸽. 2014. 《“一量名”兼表定指与类指现象初探》，《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 [2] 白鸽. 2018. 《光杆名词短语类指功能的跨语言考察》，《外语教学与研究》第3期.
- [3] 戴庆厦. 1999. 《景颇语名词的类称范畴》，《民族语文》第6期.
- [4] 丁石庆. 1991. 《试论达斡尔语的“类指”范畴》，《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5期.
- [5] 方梅. 2002. 《指示词“这”和“那”在北京话中的语法化》，《中国语文》第4期.
- [6] 高顺全. 2004. 《试论汉语通指的表达方式》，《语言教学与研究》第3期.

- [7] 李劲荣. 2013. 《汉语里的另一种类指成分》, 《中国语文》第3期.
- [8] 李旭平. 2018. 《吴语名词性短语的指称特点——以富阳话为例》, 《中国语文》第1期.
- [9] 刘丹青. 2002. 《汉语类指成分的语义属性和句法属性》, 《中国语文》第5期.
- [10] 刘丹青. 2018. 《制约话题结构的诸参数——谓语类型、判断类型及指称和角色》, 《当代语言学》第1期.
- [11] 吕叔湘. 1985. 《近代汉语指代词》, 上海: 学林出版社.
- [12] 牛保义. 2012. 《汉语名词“类指”义的认知假设》, 《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 [13] 清格尔泰. 1991. 《蒙古语语法》,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14] 张琪、刘劲荣. 2017. 《拉祜语名词的类称范畴》, 《民族语文》第6期.
- [15] Carlson, Greg. N. 1977. *Reference to Kinds in English*.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t Amherst Ph.D. Dissertation.
- [16] Chierchia, Gennaro. 1998. Reference to kinds across languages. *Natural Language Semantics*, 6: 339-405.
- [17] Daniel, Michael & Edith Moravcsik. 2013. The associative plural. In Matthew S. Dryer & Martin Haspelmath (eds). *The World Atlas of Language Structures Online*. <http://wals.info/chapter/36> [2023.2.13].
- [18] Krifka, Manfred, Francis J. Pelletier, Greg Carlson, Alice ter Meulen, Gennaro Chierchia & Godehard Link. 1995. Genericity: an introduction. In G. N. Carlson & F. J. Pelletier (eds.). *The Generic Book*, pp. 1-124.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 Li, Xuping. 2013. *Numerical Classifiers in Chinese: The Syntax-Semantics Interface*.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 [20] Moravcsik, Edith. 2003. A semantic analysis of associative plurals. *Studies in Language*, 27(3): 469-503.

## Kind-denoting and Generic Nominal Phrases in Mongolian —With a Discussion on Associative Plural Constructions as a Kind-denoting and Generic Device

HE Ruyi

**[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investigates the kind-denoting and generic nominal phrases in Mongolian, including bare nouns and one-NP. It also discusses how associative plural constructions may express kind-denoting or generic meanings. First, in Mongolian, kind-denoting can be expressed by bare mass nouns and the general number forms of bare countable nouns, while bare plurals do not have this function. Second, bare nouns and the structure of “one + noun” can refer to narrow generics in Mongolian. When the bare noun has a generic interpretation, it must be matched with individual-level predicates. Third, “subject noun + auxiliary words beginning with the consonant m” and some fixed expressions in Mongolian dialects can be used as associative plural constructions to indicate the generics and kind-denoting.

**[Key words]** Mongolian nominal phrases kind-denoting generics associative plurals

(通信地址: 310058 杭州 浙江大学汉语言研究所)

【本文责编 木再帕尔】